



风

梵净山

雨

梵净山

赵朝龙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36集电视剧《烽火燃情》原著小说

乌江文学实力派作家**赵朝龙**全新力作

著名评论家**王干**、著名小说家**刘醒龙**倾情推荐



梵

梵净山

雨

梵
净
山

赵朝龙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梵净山 / 赵朝龙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221 - 11047 - 3

I. ①风…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9977 号

风雨梵净山

赵朝龙 著

责任编辑 / 钱海峰 郭予恒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刷 /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格 / 787 × 1092 毫米

开本 / 16 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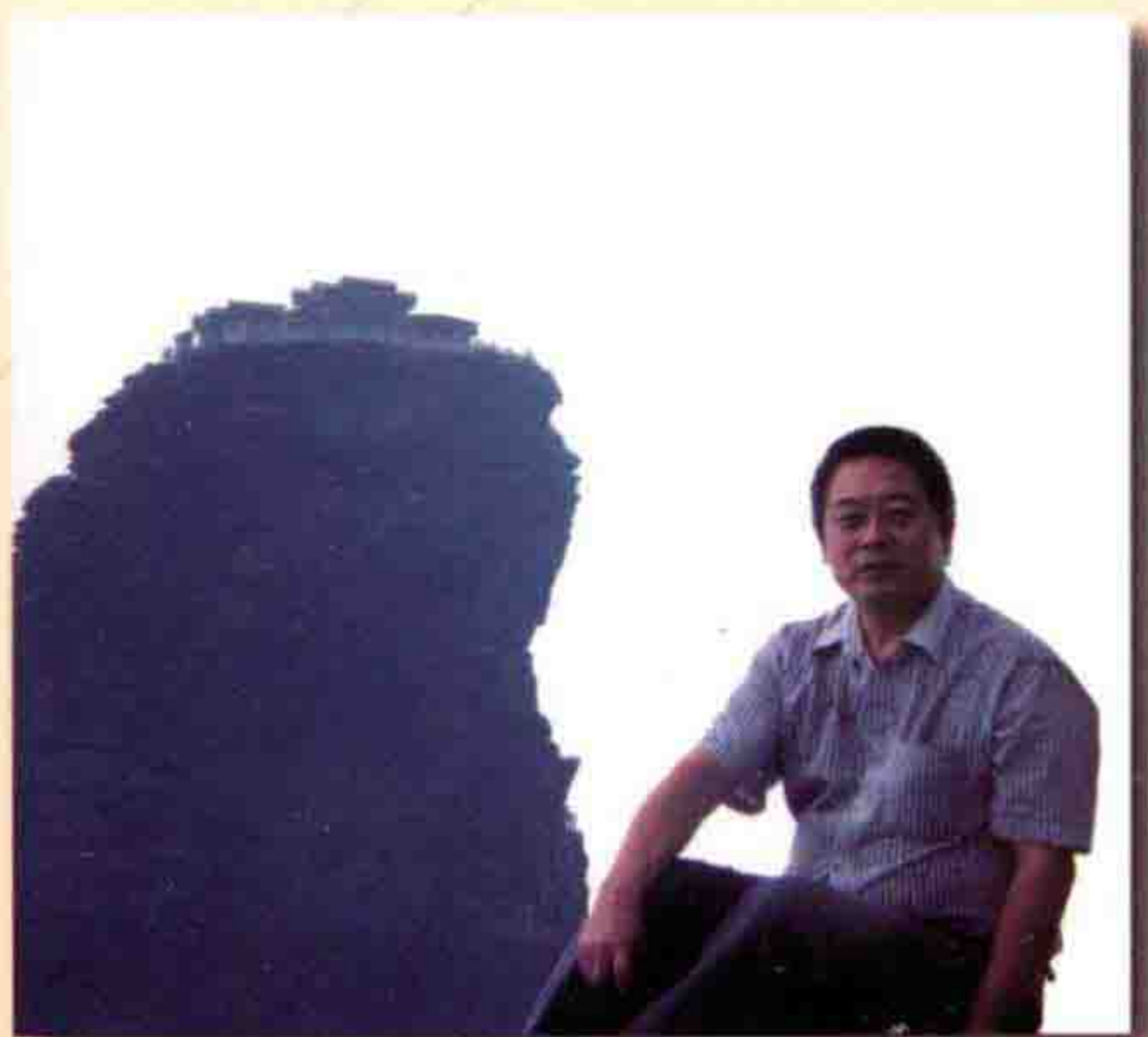
印张 / 44.875

字数 / 960 千字

版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221 - 11047 - 3

定价 / 86.00 元



赵朝龙 男,苗族,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副主席、省管专家、四个一批人才、一级作家。其创作领域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曲、影视剧、报告文学等。著有小说集《蓝色乌江》、《赵朝龙小说选》、《乌江上的太阳》,诗集《梵天净土》、《家园深处》,长篇小说《而立之年》,电视连续剧《雄关漫道》(编剧)、《烽火燃情》(原编剧),电影《旷继勋蓬遂起义》(原编剧),歌曲《蓝色乌江》、《乌江听浪》、《走在乌江纤道上》、《我是贵州人》、《土家姑娘》等。其作品曾先后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群星奖,金星奖,中华宝石文学奖,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首届金贵奖,“多彩贵州”歌曲创作奖多项。

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在贵州省铜仁县城，县城里最有势力的是张孙两家。而这两家的后代，故事的主人公张明堂和孙如柏，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弟，还共同爱上了黄家的千金黄菲儿。于是，爱恨情仇，交织着家仇国恨，围绕着三个人展开……



编 委 会

总 顾 问 廖国勋

顾 问 刘奇凡 夏庆丰 李 建 梁 伟 刘 婕

陈代文

主 编 刘 婕

执行副主编 张选明

编委会成员 张 萍 王慧英 杨红军 陈丽玲 罗时跃

代忠义 杨雪峰 杨芳权 张 勇 杜 吉

序

朱群慧

我成为赵朝龙先生的读者仔细算下来已近二十年。

赵朝龙先生成为我重点关注的苗族作家也有十余年。

致力于全国苗族作家文学的梳理和研究,一直以来被我视为责任和义务。每当我读到苗族作家新写出来的好作品,心里都会感到十分高兴。最近读到赵朝龙先生用数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风雨梵净山》,很是兴奋。

虽然这已是我第二次为赵朝龙先生的作品写序,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一是赵朝龙先生不仅是省内外知名作家,而且还年长我十五岁,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都没有资格为赵朝龙先生的大作写序的;二是由我主持的承载着赵朝龙先生等全国苗族作家的《中国现当代苗族作家文学史》至今没有问世,使我无法面对我所敬重的赵朝龙先生。很希望这种不安在不久的将来能变成一种喜悦。

很早我便知道赵朝龙先生计划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风雨梵净山》。两年前,应赵朝龙先生的邀请,我特地从北京飞到贵州,专程赴铜仁地区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并饱览了仙境一般的梵净山胜境,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赵朝龙先生的长篇小说《风雨梵净山》就是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下产生的。

山清水秀、美丽富饶的铜仁位于贵州黔东南,与湖南湘西和重庆东南接壤,为两省一市结合部,同时也是全国苗族聚居地区之一。据我考察,但凡几省交界处,因经济和各种文化交流较为频繁,所以易出英雄豪杰和骚人墨客。远的不说,就百余年来,有任过民国总理的熊希龄、抗日名将罗启疆上将、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沈从文、绘画大师黄永玉以及担任过国务委员的戴秉国、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等等,他们都是出生在湖南湘西和贵州东北部的接壤地带。

赵朝龙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当今国内苗族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想,这得益于他身处不同文化交流的地域环境和武陵山脉极富灵气的缘由。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岁月。经过血与火的较量,腐朽的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接下来的军阀混战,数百万中国青年军人战死沙场;未得安宁的中国大地从1931年

起又逐步变成日本军队肆意烧杀淫掠的恐怖世界——宁静而优美的梵净山随之也响起了各种枪声：国军与共军的枪声、共军与土匪的枪声、土匪与国军的枪声、日军与国军的枪声、共军与日军的枪声、国共与日军的枪声等等，赵朝龙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风雨梵净山》对此作了细致的描写。

故事发生在铜仁县城，县城里最有势力的是张孙两家。而这两家的后代，故事的主人公张明堂和孙如柏，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弟，还共同爱上了黄家的千金黄菲儿。于是，爱恨情仇，交织着家仇国恨，围绕着三个人展开。其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多少年来，国人对诺贝尔奖一直翘首企盼。2012年10月，山东高密人莫言（管谟业）以他的杰出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由此，我想起了20世纪苗族最伟大的作家沈从文：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可惜造化弄人，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我们不崇拜诺贝尔文学奖，更不迷信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信任诺贝尔文学奖，因此，我认为全国的苗族作家应该认真学习沈从文、莫言等优秀作家，把自己的创作才华发挥到极致，为全国苗族人民、为全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创作出光辉灿烂的文学作品。

经过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赵朝龙先生在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诗歌、影视剧和歌词等四个方面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作品先后获全国文学“骏马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大奖，这些大奖充分证明了赵朝龙先生的创作成就。许多年前，我曾预言赵朝龙先生一定会成为文学黔军主力之一，后来确实如此了。

在中国贵州，有一条横跨全省的天险乌江。乌江如何险峻、如何湍急，只有亲身沿江探险才能领略到个中的奇和险。赵朝龙先生很多年前震撼于乌江的奇和险，提出了“乌江文学”的口号，并与他的同仁们逐渐成长为“乌江作家群”。在这个过程中，赵朝龙先生很自然的成为该作家群的领军人物，随后中国文联出版社先后推出了“中国乌江作家丛书”，为该作家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苗族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最早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至今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其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极大地丰富了祖国的多元文化结构。赵朝龙先生生于长于工作于贵州苗族聚居地区，除了对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有深刻的理解之外，他对汉族文化、土家族文化、侗族文化等也有着较深的了解和研究，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天独厚，内容丰富，立体多元。

2012年，因为工作需要，赵朝龙先生离开了他成长和工作了五十余年的铜仁，调到省城贵阳工作，同时兼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参与领导全省作家的文学创作工作。此时的赵朝龙先生正是创作经验最丰富、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我相信全国读者欣赏完他的优秀之作《风雨梵净山》之后，还会期待着赵朝龙先生的下一部佳作问世。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苗族经济促进会秘书长，中国苗学研究院（筹）常务副院长。）

第一章

1

张明堂终于踏上了梵净山的古盐道。

这条横贯山岭的青石板路，高低起伏，若隐若现，宛如一条回环曲折、飘浮不定的带子，盘绕在梵净山麓间。

雨后的梵净山麓在太阳光的抚照下，呈现出一线蓬勃生机。天空是一片水洗过似的湛蓝，湛蓝得纯粹、透彻而又广阔浩茫，让人心如飞鸿，禁不住就要振翅高飞傲视八荒。山野间的潺潺溪流清脆悦耳，鱼儿在清澈透亮的水里穿梭游嬉，到处都是恬静优雅流青滴翠的田园风光。虽说是夏天，梵净山里的太阳光却不那么灼热，照在身上只有一丁点儿暖。古盐道两旁的原始森林里浮着很厚实的雾，无论太阳如何努力，也照射不透。樵夫的砍柴声、马帮的口哨声和滑竿的号子声从雾里传来，清脆而又遥远。

一身戎装的张明堂，带着警卫，骑着战马，手里提着缰索，不疾不缓不慌不忙，奔走在那条通往铜仁县城的山路上。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纷纷从他的眼前掠过，不大一会儿功夫十多里山路就被甩到身后去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前边的山路上传来了锣鼓响器的敲击声和长号唢呐的吹奏声。不一会儿，一队迎亲的队伍渐渐地走进了张明堂的眼帘。迎亲队伍越走越近，锣鼓响器长号唢呐欢快的敲打声和吹奏声也越来越激烈。张明堂与警卫停在路边，把目光落在那顶新娘乘坐的大红花轿上。

“狮子拐，两边摆呀！”“斜斜坡，慢慢梭呀！”

“石子坎，新娘憋着尿尿轿子里喊呀！”

四个轿夫抬着花轿颠颠簸簸一路喊叫着向前。

望着，望着。张明堂的眼睛里出现了黄菲儿隽美的身影。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着遥远、雄奇、高耸入云的梵净山大声喊道：

“菲儿，我回来啦！”

“又想媳妇了，这一路上你都喊了十几遍了。”警卫望着张明堂的背影，禁不住笑了。

听见张明堂呼喊，迎亲的人们全都掉过头来诧异地望着张明堂。

张明堂并没有理会警卫和迎亲的人们，他用手摸了摸颈项上的玉坠儿，目无他人地轻轻

哼起了黄菲儿当年唱给他的那首山歌：

妹爱哥来哥爱妹，
哥爱妹来妹爱哥；
水不离鱼鱼跟水，
砣不离秤秤跟砣。

离开家乡这些年，这首山歌和那个玉坠一直伴随着张明堂，温暖着他，给他鼓励和勇气。山道、林间，金色的阳光静静地流淌着。

张明堂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这些天来，他的眼里总是闪现着一些画面：黄菲儿，孙如柏，一群没有子弹的共匪和那个共匪排长从他枪下走过时那无奈的眼神。有的时候，这些影像交替着在他脑海里出现，搅得他心乱如麻，大脑一片空白。

张明堂这次是奉省主席王家烈之命，回铜仁组建独立营，清剿梵净山土匪和红军黔东独立师残部的。

那座直插天际、云蒸霞蔚的山峦越来越近。张明堂轻轻扬鞭，战马加快了脚力，长着青苔的古盐道在马蹄下发出了欢快的咚咚声。警卫也加快了速度，紧紧跟着。马到山脚，张明堂猛然勒住战马，看着远处的梵净山，眼神中充满着了忧郁。

硝烟弥漫的战场，张明堂手持话筒向上峰汇报：“团座，共匪没有子弹了，现在只剩下一批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伤员，我建议……”

“一个不留，全部绞杀！”张明堂的汇报被话筒那头的声音粗暴地打断了……

“他们全是毫无抵抗能力的伤员啊……”张明堂大声申辩。

“立即执行，否则军法处置。这是战争，别像个娘们一样。”团座下达了死命令。话筒里，团座的声音有些声嘶力竭。

张明堂沮丧地放下了电话筒，一双眼睛望着深邃的天空……

张明堂想用战马的奔驰来驱赶脑海中闪出的画面，猛地扬鞭，马蹄便在丛林中快速地奔跑起来。汗水顺着张明堂的脸颊流淌下来，沉重地砸向古老沧桑的盐道，张明堂脸上挂起了痛苦的表情。

就在张明堂无力地放下电话筒的瞬间，机关枪飞快地向手无寸铁的红军伤员扫射过去，张明堂飞快地跑到机关枪手的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颈，扔到一边，大吼：“谁让你开的枪？！”

“团座的命令。”机关枪手不服地望着他。

战马仍然在崎岖的古盐道上奔跑，张明堂痛苦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

突然，一阵枪声穿过浓雾，从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惊动了张明堂和他的警卫。张明堂和警卫不约而同地勒住了战马。

“张参谋，枪声这么近？！”

“红军黔东独立师突围打得厉害啊。”

“这么快就到梵净山了？”警卫诧异地问道。以前，他曾听说过梵净山，知道贺龙、萧克在那里闹得厉害。这次奉命护送张明堂，他才第一次来到了梵净山。顺着张明堂手指的方向，他才知道那片云海托起的山峦就是梵净山，他遥望着，眼里充满了虔诚。

“红军在拼命呢，我们去看看。”张明堂大声说。

张明堂和他的警卫扬鞭策马，向着枪声密集的方向奔驰而去。

2

残阳如血，在梵净山麓的密林中。红军女指导员夏雪正带领着红军小分队急急地穿过河上的木桥，他们且战且退。

木桥已经有些岁月了，腐朽的木头已长出了厚厚的青苔。桥下的河水清澈见底，看得见水中游动的鱼儿。

夏雪抹了下被山风吹乱的头发，警觉地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四周。

走在最前面的是机枪手大个子，大个子的身后是三个没有负伤的战士，再后面是红军伤员队伍……他们拉开距离，鱼贯而行。

整个山间，空寂、沉闷、恐怖。

夏雪带领战士们一步一步地向前移着，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对岸。对岸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恐怖而又幽深，从林间渗透出来的阵阵寒气，寒冷刺骨，让人心里发毛、不安。夏雪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但她又不知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她忐忑不安地向前移动着，就在他们快接近岸边的时候，突然，岸上的遮障一下子全都倒下了，露出来的是一排机枪、步枪黑洞洞的枪口……

“有敌人！冲过去！”夏雪一跃而去，大吼道。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双方的枪口吐出了火蛇！

手榴弹在木桥的四周炸响，水花、火光一片，杀声四起。

“大个子，快占领前面的岸坡，掩护伤员，冲过去……”这几年的战斗经验告诉夏雪：狭路相逢勇者胜。夏雪一边开枪向敌人射击，一边冲着机枪手大个子大声呼喊。

大个子机灵地左窜右跳，冲上了岸坡，机枪在他的手上跳着舞，吐着有节奏的弹点……

几个中弹敌人鲜血喷涌，倏地倒下……但敌人黑洞洞的枪口并没有停止泼撒子弹，大个子胸口在破裂，一股鲜红迸出了身体。大个子的身体扭动着向后倒去，但他手中的枪没有放下，仍在跳动着……

一个战士冲上前，趴在岸坡上向敌人射击，另一个战士纵身跳下桥，拾起倒在水中的大个子的机枪向敌人冲过去……

夏雪对着后面一边喊一边连托带拽：“不要停下来，快，快！”在她的鼓动下，小分队越过阻击包围的敌人，渐渐地消失在茂密的森林中……

包围阻击红军小分长的是铜仁驻军，连长叫朱汉春，人称朱麻子。朱汉春带领着黔军死

死咬住了夏雪的红军小分队。

就在夏雪率领红军小分队穿过一条溪涧,进入另一片森林时,突然,林间响起了一阵更加密集的枪声。夏雪胳膊负伤,差点倒地,她扶着树干站立着,鲜血从伤口汩汩地往外流着,染红了军衣。她身旁的几个战友也中弹倒在了地上。

夏雪举枪还击着,她顾不上自己的伤,搀起身边的一个战友,连拖带拽地继续撤退。

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传来的还有敌人的呐喊:“你们跑不了了,投降吧!”

这时,天空下起了大雨,淅淅沥沥的雨水把山林浇了个透湿。山道泥泞,夏雪和她的小分队处境越发艰难。

恰在这时,夏雪和战友们惨烈地跌进了山下的丛林里。在下跌的过程中,红军小分队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敌人的机枪猛烈而又密集,有的红军战士当场死亡,雨水和着血水在林间静静地流淌着。

这次伏击,红军小分队损失惨重。一位年轻战士在夏雪的怀里停止了呼吸,夏雪用颤抖的、沾满泥水的手,合上了他的双眼。不远处的山岩上,敌人的枪声和喊话声仍在响着。夏雪放下战友的遗体,沉重地呼唤道:“一班长、二班长。”

“到!”一班长、二班长应声答道。

“现在各班清点人数,然后分成三个小组,分三个方向各自突围。天黑以后,在凤凰山寨集合。大家分头行动!”夏雪望着一班长二班长吩咐道。

两位班长清点人数,迅速地将小分队分成了三个组。

“我引开敌人,你们迅速从南北两个方向突围。”夏雪说后,带着三个战士,第一个向外冲去。他们一边冲一边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

朱汉春发现了突围的夏雪,率领士兵紧紧追杀,他口中大喊:“弟兄们,给我抓活的。”

在夏雪的掩护下,另外两个小组红军从南北两个方向突出了敌军包围。朱汉春发现自己着了夏雪的道,率领大队士兵紧紧地咬住夏雪一行。

林间的树木藤蔓越来越密,枪声也越发地密集了。

夏雪和三名战士顺着一条野兽踩出来的小径,穿过一片荆棘,翻过一道陡峭的小山梁,来到一片茂密的丛林中。四周一片寂静,枪声、喊声全都消失了。三个战士面面相觑,其中一个战士对夏雪说:“指导员,我们把敌人甩掉了,我们冲出来了。”

夏雪和战士们靠坐在一起,小声说:“注意警戒!”

一位战士起身,伏在前边不远处的岩石后,担起了警戒任务。

夏雪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半边身子被鲜血染成了殷红。她撕开衣服的一角,在一个战士的帮助下,迅速地包扎了伤口,止住了血。

“我去找点水。”一名战士摘下身上背着的水壶,说。

夏雪点了点头,同意他去找水。

那名战士得到夏指导员同意后,高兴地拿着水壶,准备去找水。然而,当他刚起身站起来,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那名战士来不及呼唤一声,就栽倒在了

地上。

夏雪和其他两名战士惊愕地举起手中的枪回击。一阵激烈的枪战之后，两名战士在激战中牺牲了，夏雪也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

一群黔军从丛林深处快速跑出来，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夏雪。

夏雪被包围在了中间。

一个黔军军官快步走上前来，他是黔军连长朱汉春。朱汉春走到夏雪的身前，缴了夏雪的枪，并甩手给了夏雪一个耳光。

“我让你跑！把她绑起来！”朱汉春骂道。

夏雪挣扎着，帽子掉到地上，一头秀发散落了下来。

“啊！还是个女的……”朱汉春眼睛一亮，嬉皮笑脸地笑了起来，他走上前，色迷迷地望着夏雪，用手去摸夏雪的脸蛋。

夏雪猛地抬起一脚，踹到朱汉春的小腹上。朱汉春被踹了一跟头，哼了两声，趴在地上。众黔军上前用枪顶上了夏雪。

“把她的衣服扒光，看看这个女红军是不是一个女人。”朱汉春迅速地从地上爬起来，气急败坏大声喊道。

众黔军士兵围上去，把夏雪按倒在地，七手八脚地开始扒夏雪的衣服。

此时，从丛林间传进了两声枪响，正在扒夏雪衣服的几个士兵愣住了，禁不住转身向丛林张望。就在众士兵愣神的时候，张明堂和警卫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张明堂一边开枪一边厉声大吼：“胆大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调戏良家妇女，不怕军法吗？！”

朱汉春和黔军士兵被枪声惊吓，全都卧倒在了地上。

夏雪见机会来了，趁机迅速地夺过身边一位黔军士兵手里的枪，砰砰开了两枪，打伤了两个黔军士兵，迅捷脱逃，消失在密林之中。

张明堂被眼前发生的情况惊住了。朱汉春一伙人起身，用枪指着张明堂。张明堂的警卫员也拔出双枪对着朱汉春一伙人。

“你他妈的什么人？胆敢放走共匪，兄弟们给我绑了他们！”朱汉春恼羞成怒，大声吼道。

张明堂和警卫寡不敌众，被朱汉春的人下了枪，五花大绑起来，他挣扎着大喊：“放开！放开！我是总部的……”

两个士兵上前揣了张明堂两大脚，用破布塞住了张明堂的嘴。

朱汉春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被捆着的张明堂，翘起嘴角不屑地说：“总部个屁，把他俩押回去关起来，等我回来算账！弟兄们，继续跟我追，不能放走那个女的！”

朱汉春带着大队士兵，迈开大步，向夏雪脱逃的方向追去。

张明堂和警卫被十多名士兵推推搡搡着向山下走去。

3

雨停后，铜仁县城张家的马帮队从躲雨的山洞里依次而出，走上了梵净山那条古盐道。



梵净山

马帮队队长牛二从头至尾将插着的张字团绣镖旗检查了一遍,站在道边的岩石上吹了声响亮的口哨,他对着马帮队大喊了声:“起哟!”他的喊声落下,马帮队便迈开脚步,沿着陡峭蜿蜒的山道,缓缓而有序地走着。

走马帮的人都是些粗壮豪放的汉子,本来就是刀尖上的活儿,这些汉子遇事自然拿得起也放得下,每到一个宿营地,他们便海吃海喝,吃饱喝足后,就去找女人,越是野的疯狂的女人,他们越是喜欢,第二天上路后,他们就一个劲儿地侃这女人。昨晚的女人奶子如何如何大,那女人的溪水如何如何多,在那个洞里如何如何的美。越野越流越带劲儿,他们脚下的步子迈起来也才越坚实越快越有力。就连山歌小调也必须是野的,在浪荡的笑声中,双脚才能生风。铜仁县城张家的马帮队虽说素来管理严厉,但也不例外。为了给马帮队增添点脚力,队长牛二粗声野气地哼起了发颠发狂的野调:

吊脚楼上妹儿愁,
妹儿仙洞凉幽幽;
一根蒿竿插进去,
美死妹儿爱死哥。

牛二哼一句,大伙和一句,脚下不知不觉地来了劲儿。

“奶子儿尖尖屁股儿圆圆,滑溜溜的仙洞洞你就只管往里面钻……”前面领头的突然瓮声瓮气的来了一句下流的。众人哈哈的挺刺激挺快活地大笑起来,有人还吹起了尖啸刺耳的口哨。

“钻进来呀钻进来,一河大水把你埋,看你今生悔不悔!悔呀悔呀悔悔悔!”后边压阵的又来一句野得不能再野的,众人更是放肆地大笑起来。

“淹死我,美死你,哥哥我此生不后悔。”牛二又来了一句。

牛二从小进的张家,走马帮都走了十多年了,他死心塌地忠诚于张家,把张家当作自己的家,深受老爷张敬儒的器重。

山路越来越崎岖不平。其实,那根本就不能叫路,那是马帮们踩出来的石窟窿小道。现在,牛二他们开始进入真正的峡谷地带了,两旁峭壁重叠,一直伸向远方,一座比一座更陡峭。到处是岩石林立,有的异峰突起,有的低回盘旋,有的宛如城墙,有的地方像一道狭窄的走廊,有的又豁然开朗。这一带树木茂密,山坡上和断崖间,到处都长满了高矮大小不一的松树、杉树、青杠、白杨、杜鹃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木,有的树木已有上千年的岁月。随处可见清凉的泉水,从陡峭的悬崖上直泻而下,形成一道道壮观的飞瀑。在险峻的岩壁上,机灵敏捷的野山羊和金丝猴矫健地奔跑着。一看见牛二他们便立刻消失得踪影全无。

笑着,走着,走着,笑着,牛二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在一一点一点地变轻,一点一点地缩小,最终化为这天地间飘浮着的一团纷乱的雾气飘上了蓝蓝的天空。很小的时候,牛二就曾听人讲到梵净山金顶,常年隐藏在云雾中的金顶,是一片神奇,是一片幻影:佛光,云海,日出。谁见了谁就是有福之人。牛二在这条古老的盐道上走了十多年,一次也

没见过。马帮的人说起金顶，全都心里生畏。现在，他牛二却领着张家马帮踏进了这宛若天地初开的亘古荒谷，命运之神把人类的渺小和自然的混沌博大一股脑地都掀到了牛二和他带领的马帮队面前，使他感到自己正在一条永无止境的路上垂死地挣扎着、爬行着。

下午，他们看见了前方出现的一种幻景，好像一大片尖峰突起的云彩，一柱通天，它是那样伟岸雄奇，把天和地都联成一体，顶峰上呈现出银白色、金黄色和天蓝色。后来这片巍峨的峰巅变得模糊不清，逐渐地消失在了远方的红云中。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红云金顶。相传金顶常年隐匿在红红的云雾中，凡人很难见得到。看到这景象，牛二的心境有些好转起来。

其实，牛二做梦也没有想到，死亡，正在等待着他和他的马帮队。

进入了梵净山腹地，前面的领队高唱起了川号子：“嗨哟哟哟，入黔啰——川盐那个白花哟，官盐那个人黔来哟，嗨哟哟哟……”

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川号子，子弹顺着唱川号子领队的耳边擦过，领队镇静了一下，高声喊道：“盐运官票可查！铜仁县城张敬儒会长官盐盐运办盐牌高挂。兄弟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行个方便日后当重谢，……”他的话音未落，枪声又响，他中弹倒地。

“老子要的就是你铜仁张家的官盐！”一个声音从林子深处传来，紧接着，枪声大作，从两边的森林中射来了密集的子弹。

牛二赶紧率领十几名张家保卫马帮的家丁举枪回击。

在双方的混战中，张家的家丁一个个接二连三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4

孙耀祖不紧不慢地在八仙桌前坐下，他手里转着一对儿石球，对刚进门的麻三刀说：“三弟辛苦了。”他边说边用一只手将桌上的一块红绸布揭开，下面放着的全是银大洋！

孙耀祖是铜仁县商会的副会长，也是吴县长的老岳丈，自从坐上副会长的位置后，孙家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仅次于铜仁张家。

“大哥，咱们多年不见，你找我一回，就是票大买卖。”麻三刀大咧咧地走过去坐到了孙耀祖旁边。

“我是不得以才出此下策的，要不是为了坐上商会会长这把金交椅，我决不会去算计铜仁第一大户张敬儒的货。”孙耀祖乜了眼麻三刀。

麻三刀小心地问：“怎么？大哥跟张家有很深的过节吗？”

“过节也谈不上，可我不能老是屈尊人下，看人脸色。如果当上会长，就是我独家经营官盐，那是日进斗金呀。”

麻三刀望着孙耀祖：“这么回事呀，干脆我替你把这个入做了不就可以了！”

孙耀祖马上手一扬，说：“千万不可，你还是让我死后可以超生吧，我金盆洗手十多年了，不想再见血光之灾，再说，做了张敬儒，王家烈能饶了我们？他是王家烈的座上客，他的儿子

是王家烈的警卫参谋。”

“难怪，他的家丁使的快枪全是进口的德国造，今天我也扔下了五六个弟兄。”

孙耀祖看了一眼麻三刀，说：“三弟，你还是把钱收了，尽快离开铜仁县城吧。”孙耀祖把银大洋往麻三刀面前一推，下了逐客令。

“不急，再喝口茶，我们这么多年不见，得多叙叙。”麻三刀不阴不阳地说。

孙耀祖一听，不自觉地警惕起来。

麻三刀放下茶杯，笑笑，向桌上银元看了一眼，不紧不慢地说：“大哥，张敬儒家这笔买卖真是让我伤筋动骨啊，你老哥该给我多补一补。”

听了麻三刀说的话，孙耀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说：“咱们有言在先，你我都要言而有信，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规矩还不是人定的，我这回死了五六个弟兄，我不能不有所安排。”

“劫道劫货就是玩命，刀尖上舔血，死几个人也不是稀奇的事。”孙耀祖转着石球，轻描淡写地说道。

麻三刀一听，禁不住大声吼了起来：“死的全是我的弟兄呀！”

“那又怎么样？”孙耀祖望着麻三刀。

麻三刀的麻脸顿时变了，脸上的刀疤一颤一颤的：“他们的家眷不得不打点吗，死人的事我都没有表示，那上山的弟兄怎么看我？还怎么跟我干？今后，我麻三刀还怎么在道上混？！”

“那是你的事，我们还是按规矩来。”

麻三刀把茶杯砸在地上，突然拔出枪拍在桌子上：“规矩个屁！为了你们孙家，我费神费力费子弹，又死了六个弟兄，这几块大洋就把我打发了？我可告诉你孙耀祖，弟兄们现在都在城外，闹翻了就算我答应你，怕是他们也不答应！……”

“三弟，别用它吓唬我，我刚玩这玩意儿时你还没摸过枪呢！”孙耀祖用眼角余光瞥了那枪一眼，不屑地说。说着，他手里的那对儿石球越转越快。

麻三刀缓了口气，说：“我知道你不怕这玩意儿，那好吧，一块大洋我也不要了，可有一宗，明天一早我就把这件事儿抖搂出去，我看你孙耀祖在铜仁城的日子还怎么过，你那当县太爷的女婿还怎么戴他妈的乌纱帽？再有，张敬儒一旦知道是你孙耀祖黑了他的盐货，他不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吸你的骨髓才怪！……该说的我可都说了，是舍财还是舍命，你自己掂量着办吧。”麻三刀不快不慢地说着，收回了拍在桌上的枪。

听了麻三刀的话，孙耀祖有些扛不住了，他沉吟了一下，把手里的石球重重地放在桌上。“麻三刀啊麻三刀，你真是够狠！……说吧，加多少？”孙耀祖愤愤地说道。

“翻番！”麻三刀看了看桌上的银大洋，一板一眼地说。

孙耀祖愣怔了一下，他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好，不过你得容我一个月，我把现有的货出了手，才能凑够你要的那个数。”

“不行，十天！”

孙耀祖注视着麻三刀，麻三刀毫不回避，尖针对麦芒地迎着孙耀祖的目光，两个人对视了好一会儿。孙耀祖吁了口气，泄了气似的说道：“好！我答应你。”

麻三刀将桌上的大洋包好，缠在腰上，乜了眼孙耀祖，然后便大摇大摆地向门外走去。刚走到门过，他又站住，回过头来对孙耀祖说：“今天，三弟我可是给足了你面子，你老哥最好别逼着我翻脸。我不说你心里也清楚，惦记你这条老命的还有桃花寨哩，没有我替你守口如瓶，你所有的纸钱都该烧完了！”麻三刀说完转身走了。

“还拿桃花寨来威胁我！你麻三刀够狠！”孙耀祖抓起桌子上麻三刀用过的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

麻三刀没有理会孙耀祖，他用力拉开大门，与正经过的孙耀祖的儿子孙如柏撞了个满怀，两人互相打量了一下对方，麻三刀一跺脚，横眉竖眼从孙如柏跟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5

孙如柏走到上房的一个柜子前，开始翻箱倒柜，他找出一个精美的手镯，欢喜地看了看，装进兜里，而后向大厅走去。大厅的门关着，他正伸手准备推门，没想到大门从里边拉开了，一个刀疤脸的粗人从门里出来，差点把他撞倒。这个人真是不讲理，撞了他，也不道歉，还对他吹胡子瞪眼。

“爹，这人是谁啊？”孙如柏走进大厅，看着气狠狠的父亲。

孙耀祖没好气地瞪着儿子说道：“不该你问的就别问，你这是要干吗去？”

孙如柏迟疑了一下，说：“明天是黄菲儿的生日，我……我想把娘给我的玉镯子送给她……”说着，用手捏了捏兜里的玉镯。

“人家早就许配给了张明堂，你腆着脸去送玉镯子？！当冤大头呀！”孙耀祖对着儿子大声吼道。

孙如柏低着头，小声嘟囔道：“我怎么就不能娶黄菲儿啦？我喜欢她，只要她没出嫁，我一样有机会的。”

“荒唐，混账东西，不许去找什么黄菲儿，赶紧去找你姐和姐夫，让他们马上回来一趟，我有急事！”孙耀祖大声吩咐道。

孙如柏不情愿地应了一声：“嗯。”

孙如柏走出龙门，看了一眼姐姐家的方向，犹豫了一会儿，向黄菲儿教书的国立三中方向走了去。

孙如柏心神不定地走着，几乎与一人迎面撞上。孙如柏正想发火，一看是自己从小的伴读阿旺，顿时没了火气。阿旺背着一个包裹，行色匆匆。孙如柏吓了一跳：“阿旺？你这是要去哪里？”

“少爷！老爷叫我去湘西办事，要过一阵子才能回来！我不在的时候，少爷你可要照顾好自己！”阿旺望着孙如柏，眼角渗出了泪水。